

## 妈妈

□陈自川

有人说，有妈就有家，有妈才是完整的家。冥思苦想，妈妈与别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才值得去书写。其实，当妈妈还在身边时来写妈妈，才是最好的抒怀。

不想把妈妈写成一部小说，她不是李清照式诗人，更不是木兰式英雄。在峨城山下，在陈家沟中，在回龙镇里，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如果写成诗歌，应该很美，那些清晨和黄昏，那些庄稼和收获，那些田边和守候，都有诗意，但是太精练，没有龙门阵似的亲近。那就把妈妈写成一篇散文吧，让那些点点滴滴和岁月的风霜在文字中随心再现。

娘，娘，娘，我左眼看不到了，你给我瞧瞧，是怎么回事？国儿拉着娘亲的手，内心的焦急可见一斑。朦胧的树林中，黎明还没有睁开眼。娘低下头来，看一看三岁的女儿，左眼肿得像鸡蛋，眼脸上还有几条暗红的痕印。娘一下子把国儿搂在怀中，泪流不止。从毛家崖回到六家坝，寻得先生治病，但毫无办法。民国二十九年某个夏夜，娘带着国儿躲土匪，晚上藏身树林，小娃儿睡得沉，意外被毒虫所伤，救无可救，左眼完全失明。

国儿六岁，二哥克校已到万县读高中，她还没发蒙，直到十岁才读高小。解放前，开江没有高中，较近的万县有高中，举全家之力送克校一人求学。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时，克校参加青年军，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回过六家坝。国儿小学读了三年，便在家务农，并习女工，缝衣做鞋，待时而嫁。

这就是小名叫“国儿”的妈妈在未嫁之前最为简单的人生经历。

爸爸三岁时，祖父被冤死，曾祖父垂垂老矣无力回天。他十三岁便被送到宣汉三河，跟表叔学习做面。1948年寒冬，三河的雪有一尺多深，不懂事的小伙子在雪地里玩，不知寒冷不知饥饿。傍晚时分，一只老虎跳蹿出来，咬住他的肩膀，表叔用大棒吓跑老虎，捡回他一条小命，三月后才康复。挂面手工艺学会，回到陈家沟，已经是新世界。开江解放，土改完成，爸爸也已成年的秦仙沟那些土地，成为集体所有。男大当婚，于是，便有人介绍国儿，也算是门当户对，两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组成新家庭。回门后的第二天，爸爸穿的那件新衣服，洗得干干净净，还给人家。妈妈去衣柜看，三四件可怜的衣服，补丁叠补丁。

大哥没有见到奶奶长什么样，更不要说后面四兄妹，只能在爸妈描述里想象奶奶的模样。大哥才出生，爸妈就遇到了一件难事，曾祖父过世。可是，族内人不让马上安葬，必须在屋内浅埋一年，才能入土。三顿饭前都要烧纸烧香，无疑增加了负担，爸爸在大爷那儿借钱，用完过后，妈妈又到六家坝借，两个年轻人在家族势力面前无计可施。

早春二月，是一个诗意月份，花儿们争相开放来装点这个多彩的世界。陈家沟的生机在于人们同出工同劳动，队长一声令下，男人们女人们便散落在这面坡那丛林，与油菜对话，和麦苗亲近，看李花飘落，听蜜蜂唱歌。妈妈哼着小调在地里锄草，麦子梁在峨城山下静卧着，看得清陈家大院。这时，与妈妈是堂姐妹的菊姐尖声地喊：国儿，你看，好像是你屋在冒烟，那么大的烟，怕是房子烧起来了？她来不及思考，一看那么浓的烟直往天上冲，肯定是出大事了，甩下锄头，飞奔而回。她第一个赶回来，但也已经是熊熊烈火，无法扑灭。陆续赶来的族人们只能叹息，一些人提来的水，似乎是火上浇油。爸爸与妈妈相拥而泣，除了泪水还是泪水。火烧灭了，一地灰烬。

你早晨走时把火坑填灭没有？爸爸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
出门前用冷灰填的，干柴干草刨到一边的。妈妈想不明白为什么屋子会烧起来。

房子没了可以重建，当年他们都年轻，用不完力气。峨城山是衣食父母，修房子就找它。半年后，一栋低矮的木房站立起来，爸妈的窝在秋后格外暖和。这天中午，爸爸和妈妈对饮两杯，下午，爸爸吹笛，妈妈唱歌，他们喜乐欢庆。特别是他们进入老年以后，时常以这种方式度过时光，令陈家沟乡亲羡慕。

我在这个屋里出生和长大，排行第五，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。或许在三岁时吧，另一间屋住着重庆来的两个女知青，再后来，成为集体保管室，玉米、麦子、红苕、土豆、稻谷轮着季节挤得满满的。

为了让家里有口饭吃，妈妈又给集体喂牛，喂一条牛相当于一个劳动力的工分。队长不辞辛劳，天天都要称牛草重量，春夏秋冬从不间断。那说法当然很权威，不能把集体的牛给养瘦。后来，又称牛粪重量。这倒

是麻烦一些，喂牛过后，还要把牛粪装起来。如果达不到要求，牛就不给我们家喂。妈妈每天出工，永远都是一个大背篋在身后，春天背春光，秋天背月亮，那低矮的身影像一兜胡萝卜。

到1978年我读小学一年级，大哥已经初中毕业，推荐当兵，回龙区广播里头天晚上有大哥名字，第二天早上变成了别人，为此大哥怏气两天。有什么办法，又扛起锄头下地。我们家还有四个娃读书，到开学时节，爸爸的眉毛愁成几字，没有钱，怎么办？能借的地方都借了，还是不够。把粮食卖了，一家人没有吃的，只能饿肚子。能卖的只有楼板，七八厘米厚的楼板，爸爸扛到河里洗净，再到市场上卖了给我们缴学费，到我初中毕业，楼上再也看不到楼板。

其他人家五个孩子，最多有三个去读书。现在想来，我们五兄妹多么幸运，全部读完初中，有三个在开江中学读过高中，两个考上大中专。我们能读书，还得感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这才有时间搞副业——古法生产火纸。大哥勺纸，我们负责打料、扯纸和销卖。如果没有这些来支撑我们读书的开支，相信我们也读不了开中，更别说考大学。

到我大学毕业，妈妈56岁，爸爸58岁。一直到妈妈71岁，他们才没有种地，那十五年，每年的玉米、麦子、水稻、红苕、油菜、花生等收割回来堆成小山，基本上是妈妈收割，然后爸爸挑回来的。2005年，二姐把父亲接到海南游玩，一月不到，双脚浮肿，回来干两天农活，什么症状都没有了。妈妈说，你爸真是劳碌命！烟和酒，是爸爸一辈子的冤家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，医生要求必须戒酒，可是，他时不时偷着喝一口。去世那天早上，他叫着我小名，让我用棉签沾上酒在他嘴唇上抹一抹，然后，爸爸安详地闭上眼睛。

爸爸走了，二姐走了，妈妈想住陈家沟，可是，机缘不巧，又跟着我们到县城。她特别想念陈家沟的清静和峨城河的清幽，时不时要我带她回去与故乡对话。前几天，陈家沟的桃花粉红了这个世界，妈妈在桃树下散步，太阳落山，都不想走。闻着花香，看着天边的流云，这个假想的世外桃源我也不想离开。只能哄着86岁的老妈妈，回去吧，若明天天气晴好，又来看花听雨。

## 又是油桐花开时

□黄素鸣

桐花不同花，清明桐始华。回老家祭祖，偶然发现桐子花开。这让我想到了过去，想到漫山遍野的桐子花，那开在地边、沟边、路边、河边的“四边”花，那绘在村旁、沟旁、路旁、渠旁的“四旁”画。百草花寒犹是可，桐子花寒冷死我，说的就是冻桐子花时的倒春寒，也正是水稻育秧谷芽子下田的时候。李花、桃花、油菜花已开到尾声，轮着油桐花粉墨登场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种油桐是政治任务，村村社社都得广泛种植，要充分利用土地，让土地发产生最好效益，要给集体经济创收。

油桐给我们的馈赠是丰厚的：采青肥时，凋落的桐子花和地碱皮，是天然的绿色肥料，那时我们正上着小学，小学生都有积肥任务，家长帮着背去过秤，我们利用放学上学的空当，刨落成堆的桐子花，乐此不疲，蛮有收获感。芭谷成熟后，父母辈喜欢清蒸芭谷粩，总是喊我们去摘桐子叶，要求叶大完整的。摘回家后清洗干净，把磨细的芭谷粥加上糖精揉匀后包成倒三角形，蒸熟了提叶柄不烫手。秋天拣桐子交学校，等剥出桐

米晒干后卖给供销社换钱，老师说这钱用来买粉笔和红墨水。拣桐子是等生产队收获过后，拣遗漏在树上或者草丛里的桐子，交给班主任要进行登记，还要排名次。回想起山上山下、上沟下沟拣桐子的快乐，现在真还不好形容出那个爽。我们那时候没有电，照明点煤油灯，煤油得凭票供应，经常打黑摸。我们就把桐米用小铁丝穿起来，点着当灯，大娃崽围着燃烧的桐米，让大人检测当天在学校的书读没读到狗肚子里，再听妈妈讲那些过去的事情。

煮饭烧的柴要去拣，老师叫我们写作文不是《割猪草》就是《拣柴》。我们最喜欢爬桐子树，去树上掰干柴，经常是认认真真掰枯枝，慢慢地就变成拉树猫，像一群猴，一会这树一会那树，鼻青脸肿是家常便饭，一身整成个鼻茄儿。桐子林成了我们天然的活动场所，给我们的童年注入了美好的回忆。桐子树上最爱长的毒虫“嚯拉子”和“八角钉”，让我们长了不少记性，蜇得我们手上起红疙瘩火辣火地烧地痛，蜇得我们大呼小叫眼泪直流，蜇得我们怀疑人生。

三月底开始，仲春催生桐子树慢慢长出新叶，花后来居上，在枝枝丫丫上绽放。雪白的油桐花喧闹着我儿时的老家，白色的五瓣花里透出绯红，掩映在那鹅掌形的绿叶里、田坎边、坡岭上，一团团一簇簇，煞是好看。那簇簇冒朵的油桐花，像精美的锦绣，像带有灵光的风铃。只要清风拂过，一种特殊的花香便弥漫山涧河谷，微风若不正经，花瓣会经不起挑逗上当受骗如雪花纷纷玉陨，潜入花泥，铺满我们那青涩的孩提时代。

记忆转回现实，油桐花开满山崖的时代过去了。油桐花把家乡装扮成童话世界的那时候，是我们最美的年华，在父母的呵护下，无忧无虑地成长着。时光匆匆，在我的面前已经远去了两代人。母亲用桐子叶编的草帽，被请进了爱的储藏室；桐米灯光下的故事，开始泛黄模糊；油桐花勾勒出的那幅如梦似幻的山水画卷，永远挂在脑海。

桐子花开的时节，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爸妈、我的糖房湾、我的云峰廖家沟。思绪没界，飞到了那年、那处、那段茂盛的年少岁月。

